



大会

第五十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十五次全体会议

1995年10月2日,星期一,下午3时
纽约

主席:拉马姆拉先生(副主席).....(阿尔及利亚)

嗣后:基迪昆先生(副主席).....(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因主席缺席,副主席拉马姆拉先生(阿尔及利亚)主持会议。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大会首先将听取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兼外交和贸易部长的发言。

下午3时10分开会

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兼外交和贸易部长朱利叶斯·陈爵士阁下在陪同下走上讲台。

议程项目120(续)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宪章》第19条)(A/50/444/Add.2)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高兴地欢迎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兼外交和贸易部长朱利叶斯·陈爵士阁下并请他同大会讲话。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要提请大会注意文件A/50/444/Add.2。

朱利叶斯·陈爵士(巴布亚新几内亚)(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巴布亚新几内亚并以3星期前刚举行会议的南太平洋论坛主席的身分向大会讲话。

在载于该文件的一封信中,秘书长通知我,自他的1995年9月19日和22日信函发出后,塞拉利昂已支付必要款项,将其欠款减至《宪章》第19条所规定的数额之下。

首先,请允许我祝贺迪奥戈·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当选主持也将纪念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的大会本届会议,并祝贺他的前任高效率 and 公平地主持了第四十九届会议。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适当注意到这一情况?

就这样决定。

议程项目9(续)

我以南太平洋论坛主席的身分并代表巴布亚新几内亚热烈欢迎我们区域的姐妹国帕劳成为联合国第50个会员。

一般性辩论

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兼外交和贸易部长朱利叶斯·陈爵士阁下的讲话。

在我们纪念这个50周年之际,我们的庆祝活动因为联合国的许多梦想和理想仍未实现而失去了光彩。不幸的

是,建立一个更加自由、更加繁荣和安全的世界—这些是《联合国宪章》中的基本目标—仍未实现。联合国仍然需要做很多工作,这在很大程度取决于每个会员国的共同支持。

巴布亚新几内亚依然坚信,国际社会不能没有联合国,尽管它有各种缺陷,如果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需要联合国,那么今天更是如此。在过去50年里,联合国极大地促进了积极的国际交往,并订立了在今天我们处理国际事务时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行为规范。

作为在获得独立成为正式会员以前一直在联合国密切监督下治理的许多国家之一,巴布亚新几内亚坚定致力于振兴和加强世界这个最为重要的国际组织。

为全人类的利益需要说的一切在这个大厅里已经说过多次。在这里总是表达各种崇高和实际的情感,而且往往使用的是最强烈的字眼。我们往往缺乏的是政治意愿和国际政治家风度。异想天开与把我们对全人类的希望和梦想变为现实之间的差距就在于此。

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我自豪地说,巴布亚新几内亚承诺充分遵守联合国的各项原则和宗旨。

我们应该在今后50年和以后的时间里一道努力,以为我们这代人和后代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在联合国取得成功的领域,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在它没有取得成功的领域,我们现在应该纠正和重建不适当的体制。我们的最终目标必须是促进建立一个能够应付21世纪挑战的更加有效、责任更明确、责任心更强和更有爱心的联合国。

我们必须非常认真地思考我们应该如何跨入和迎接21世纪。一个世纪的结束和另一个世纪的开始自然为我们提供了反思和自我审查的时间。我们现在应该决心摆脱和消除阻碍我们建立一个更美好世界的一切障碍。

为了这一改革,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需要拿出更大的决心,较少悲观怀疑,更加关心全人类的困境。这是从现在到2000年之间我们的共同挑战。国际社会必须表现出必要的决心、勇气、远见和道德愿望,使这个世界更加美好。

我们要为更美好的未来确定一项议程,就必须首先了解我们共同的历史。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在联合国内部对真正和平的集体追求,深深根植于仅在本组织成立之前几个月发生的事件。

我讲的是对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它们不仅永远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这些事件还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这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采取的行动,迫使世界紧迫寻求和平。随着道德与人心奋力与各种形式的技术保持同步,这一紧迫感从未丧失。

这就是联合国正在进行的赛跑。这一赛跑是不能输掉的。

如果和平处于人的心目中,而人反过来是国家的核心,国家是世界的核心,那么我们就必须充分意识到我们必须进行如何深刻的变革,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世界寻找和热爱和平的程度,将反映为它如何面对其他对人类的威胁。

我认为,正在侵蚀各国的健康和生命的挑战之一就是滥用毒品,它确实是一个世界问题。

毒品交易使世界青年成为牺牲品,损害了个人的生活及社区的和平与繁荣。它确实建立起自己邪恶的“联合国”。这些最卑鄙的罪犯在进行其罪恶交易的时候,比这个大会更成功地打破了民族、政治、种族、宗教和文化的障碍。

他们建立起来的网络使庞大的多国公司看起来如同小巫见大巫,其地位如此牢固,只能以同样坚定和基础广泛的国际反应来对待。

这项任务必须让联合国承担,因为很简单,没有任何其他集团、国家能够独自承担。

在打击毒枭的战斗中获得胜利,将需要联合国每一项其他认真努力中所必需的同样素质—政治意愿和集体的决心。没有这些因素,我们就会有因毁灭性的药物滥用而失去后代的危险。代价是十分高昂的。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同这种罪恶作斗争。

我们必须集体地进行这场战斗。如果我们不对这种为尊严而进行的战斗作出承诺,我们将永远得不到在这一世界上实现真正生活与和平所需要的勇气。

对于扩大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的问题,我们敦促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同我们一道以批评的眼光看待其特权地位的持续意义,并考虑安全理事会如何能够更有效地行动。

巴布亚新几内亚充分支持日本和德国成为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

我们还意识到需要以充分的资源来支持共同的目标和决定。我们尤感关注的是,应迅速解决现存财政困难,以便使联合国能够发挥其充分能力。

在我们面临国家间和国家内部永久化的社会和经济差别的时候,谁也不能心安理得,这主要是不顾真正的人间疾苦而追求狭隘利益的结果。

正是这种目光短浅的现象在过去造成联合国在一些方面的失败。

尊严和正义必须存在于实际中而不仅仅是言辞中。

巴布亚新几内亚作为欧洲联盟与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国家集团之间的《洛美公约》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目前极为荣幸地担任所有《洛美公约》机构的主席,包括非加太集团—欧洲联盟联合代表大会、非加太集团部长理事会和非加太大使委员会。

我们相信,我们将在《洛美公约》之下在解决这些不平等情况方面发挥实质性作用。我们还希望,国际贸易和经济局势将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诞生而得到改善,以确保弱国不再受强国的操纵。

债务管理和偿还的问题仍然笼罩着很多发展中国家。我们认为,在解决这些问题中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办法。必须根据每个问题的特点予以个别处理。否则将只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和政治混乱。

在这方面,象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类国际借贷机构,应表现出必要的敏感性和技巧。我们并不认为存在一种解决所有问题的唯一良方,特别是这些问题涉及那种结构调整计划,而巴布亚新几内亚最近才在经过完善而符合我们自己特殊情况之后,才费力地通过了这种计划。

我们生活于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之中,这个世界在为建立互相接受与融合的新纽带进行斗争的同时,正为模棱不清与歪曲所困扰。

随着冷战的消失,我们热观地认为,我们终于能够进入一个和平、安全与繁荣的时期。今天,这种乐观情绪大部分以让位于怀疑和关注。

在波斯尼亚、前苏联、卢旺达、索马里和其他各地,对联合国的决心和资源的挑战,可以认为象以往一样巨大。

其中一些不安定地区突显了联合国的问题,一直使联合国感到极度的窘迫,它常常被降低到不光彩的无能为力的地步。这一点的巨大悲剧在于很多生命的丧失,大批人死亡。简单的事实是:如果联合国一旦决定进行干预之后就更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今天很多人会仍然活着。

当我们如此指责联合国时,不要有任何错误的想法:我们并不,而且不能摆脱与这些失败的干系。我们这些会员国就是联合国。我们对它的成败负有责任。我们必须大力责备各会员国,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如此缺乏政治意愿和道德勇气。

每一个会员国的内部都必须进行将提高政治意愿及具有更人道观点的改革。在联合国纪念其五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愿强调:如果它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论坛,就不应排除任何国家,无论它是大国还是小国。

在和解正取代对抗的时代,联合国应本着预防性外交的精神,尽力缓和台湾海峡两岸间的紧张局势。这关系到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

在全球范围,当国际社会积极在里约热内卢举行关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地球首脑会议时,我们曾以为有希望看到和平与繁荣的出现。

我们都在里约热内卢首脑会议上保证并承认:必须采取一些行动,因为人类受到环境恶化与气候变化的威胁,我们还通过了《21世纪议程》这一框架文件。

各国政府都把这一文件紧握在手,但不幸的是,它们今天似乎已经放松。

鉴于已经举行的会议的结果大都令人如此失望,那么这一经历以及其他经历使人们怀疑举行更多的全球会议是否有用。

我们已召开了各种特别世界会议,例如在巴巴多斯举行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会议,在开罗的人口会议,在哥本哈根的社会问题会议,在柏林的气候变化会议,以及最近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尽管对后者平心而论我们还要一些时间才能看到它的成果。在我们没有看到实际成效之前,我们应该考虑暂停召开这种会议。要说的都已经说了,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

环境问题已发展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国际性议程。在相互依赖的世界背景下,我们负有在国际公约体系指导下持续地管理和发展我们资源的集体责任。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只有通过有效的政府间合作和区域与国际努力才能实现。

就其本身而言,由包括帕劳在内的16个国家组成的南太平洋论坛--帕劳加入了最近的论坛--通过了国家和区域性战略,以发展和实施健全的环境方案。我们同米兰尼亚先锋集团的同事一道成为了《大洋洲合作实现非核化拉卡托罗宣言》的一方。

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南太平洋论坛其它15个成员最近对法国政府在穆鲁罗瓦恢复核试验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并决定检讨它们同法国对话的情况。法国完全不顾我们的立场,1995年10月2日星期一于巴布亚新几内亚时间上午9时30分在方阿陶法礁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现在,根据南

太平洋论坛国家的决议,我以论坛主席的名义遗憾地宣布即刻中止所有后论坛与法国的对话。

我高兴地报告,第二十六届南太平洋论坛对区域和世界安全变化情况给予密切的注意。论坛的概念文件《确保2000年后的发展》从远远超越军事威胁和军事解决办法的范畴讨论了安全问题。我们的重点是通过促进在我们区域并为我们区域出发的贸易、运输和旅游业、在可持续的基础上加强安全。我们还谈到就环境危害、自然灾害和其它紧急情况作出区域安排的需要;因此,我们正在着手为本区域制定一项全面、详尽的行动计划。

这将是作为一方参加的论坛文件,但就巴布亚新几内亚而言,我们有自己的国家性指导文件《太平洋计划》指导我们同太平洋邻国的关系。

在考虑太平洋事务时,论坛意识到小岛屿国家很容易受到危害并且有不一般的需要。它们的经济不断受到旋风、火山等自然灾害和海平面升高潜在危险的威胁。这些国家遭受旋风袭击时近似于遭受一场战争的肆虐,它们的经济和基础设施面临严重的紧张,严重地影响和阻碍它们的发展。巴布亚新几内亚因此呼吁国际社会提供与《争取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巴巴多斯行动纲领》一致的支持,帮助它们努力取得更大的自立能力。

小岛国、包括许多太平洋国家自冷战结束以来因国际关注的减少而遭受了损失。地缘经济的考虑取代了过去地缘政治的考虑,新的组合网取代了通常的旧组合网。这一情况迫使各国出现了地方分权的倾向,从而在某些方面妨碍了建立真正全球伙伴关系的行动。

会员国将会意识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在布干维尔问题上面临的危机,这一危机占去了我国政府大量的精力、时间、耐性和资源。我高兴地告诉大会,我国政府自去年8月就任以来真心诚意地寻求圆满地解决布干维尔的局势,迄今已取得显著成效。请允许我向联合国,尤其是秘书长办公室表达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和政府的感谢,感谢它们在整个过程中给予我们的合作和谅解。我特别想到的是联合国对去年10月布干维尔和平会议的支持,我要高兴地指出,这一会议随着南太平洋维持和平部队的建立丰富了秘书长关于以区域性办法解决冲突的价值的论述。我相

信,今天,这一明智的政策的好处在布干维尔局势问题上是有目共睹的,这一局势在过去12个月中已有很大的改善。

我们还希望向国际社会保证,在处理这一局势时,我们将象宪法所保证的那样坚决地对人权承担义务。事实上,这是对我们所有人民自由、和平生活的权利的尊重,它使得我和我国政府不懈寻求解决这一危机的办法。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不存在少数群体,因为我们来自众多和纷杂的语言、文化和社会背景。在一个有马来西亚同样面积和四百万人口的国家里,我们有200多个部落,事实上我们都是我们国家里的少数。作为少数,每个群体都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具有合法的位置。

对我们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来说,社会问题的中心恰恰是使人民能够铲除贫困、接受教育和健康生活的问题。做到这一点后,人民就能够扩大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参与。没有这些必备条件,他们就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而奔波。

穷人与少数人的日益被忽视在各国仍然是一个大问题,无论经济或政治地位如何。我们支持这样的看法,即发展的新范畴必须以保障住房、食品和水等生活必需品来对人民的需要重新下定义。而只有通过决策和直接参与发展过程给予人民能力,才能实现。

在这方面,我想提请大会注意秘书长准备的联合国关于机会和参与的倡议的报告,我希望该报告将得到应有的认真考虑。

联合国成就的标志之一是处在殖民地统治下的人民的非殖民化。我们在纪念联合国五十周年之际,可以骄傲地证明联合国在非殖民化进程中基本上履行了它的义务和责任。我国以及这里代表的许多其它会员国就是联合国非殖民化取得光荣成就的一个证明。不到三周之前,我国人民庆祝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二十周年。

尽管我们承认和称赞联合国非殖民化的成就,它的任务尚未结束。仍有许多领土以某种形式处在殖民统治下。意识到涉及殖民主义方面的任务还没有结束,大会通过了

一项决议,宣布了铲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这给那些仍然处在殖民主义枷锁下的人们带来很大的希望。

南非种族隔离的结束不仅在那里而且在世界各地使人们大为宽慰并深受启发。同样,也应消除另外一个损害人类的现象——殖民主义,把它作为一个过渡时代的侮辱人格的现象送进历史的史册。

需要以逐案处理的方式来处理处于殖民管辖之下的领土的问题,以便在决定有关人民的最终政治地位的时候,充分地并现实地考虑他们的愿望。

在我们所处的地区,我们殷切地希望根据联合国的原则和做法,开始新喀里多尼亚的非殖化进程。尽管我们看到了法国政府在关于新喀里多尼亚问题上采取的进步态度,使我们感到关注的是仍然存在一些消极和产生相反作用的政策。在这方面,我们呼吁法国迅速地并全面地履行其非殖化的责任。

在2000年之前根除殖民主义将使我们能够站到一个更为开明的高度。它将会使我们的世界更为美好,更有能力本着所有人的公正和尊严迎接未来的挑战。

联合国无疑代表着全人类。它提供了实现和平、安全和繁荣的最佳途径。尽管我们都承认《联合国宪章》的崇高目标,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声称它已经对本组织提供了全面的和充分的支持。

不幸的是,联合国一再的被用来追求狭隘的利益,不管是在维持和平方面,人权方面,环境领域方面,还是在安理会的讨论方面。

在这个十分不完美的世界,期待联合国给我们找到完美的解决办法是幼稚的。然而,我想再次说,我国政府强烈地认为联合国就是一个国际社会离不开的组织。如果联合国过去不存在,那我们就必须创造它。50年过去了,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对它进行再创造,使它变得更好,使它充分地有效地服务于人类。这是一个必须以切实的干劲和决心来追求的崇高目标。

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是每一个会员国对《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再次作出承诺的时候,为了和平,我们

必须这样做,因为广岛和长崎一直生动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如果我们要以适当的方式迎接新世纪,那么《联合国宪章》提供了衡量未来挑战的尺度。

今天我们面临的全球问题很多,而正是联合国给我们提供了成功地处理这些问题的最佳机会—唯一机会。因此,让我们为了全人类行动吧。在这个全球时代,我们必须改正错误。我们必须以一个全球性的头脑来思考,并以全球性的心胸来满足人类的需要。只有那样,我们的思想才能跟得上我们所面临的现实。只有那样,我们才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兼外交和贸易部长刚刚所作的重要发言。

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兼外交和贸易部长朱利亚斯·陈爵士阁下在陪同下离开讲台。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塞内加尔国务部长兼外交和塞内加尔侨民事务部长穆斯塔法·尼亚斯先生阁下,我请他发言。

尼亚斯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我的国家塞内加尔非常高兴地在此最热烈地祝贺迪奥戈·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当选为大会第五十届会议主席,他的当选反映了国际社会高度重视他的国家葡萄牙在分析和处理作为世界变化的特征的主要问题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同时也是对他作为一名外交官和政治家的个人素质以及他在作为世界各国和平的根本基础的人类关系领域的丰富经验的重视。

我还要赞扬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的前任科特迪瓦外交部长阿马拉·埃西先生,他以高效率 and 突出的忠诚态度主持了第四十九届会议的工作,从而为全非洲赢得了荣誉。

最后,我要在此再一次强调我国支持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他不顾特别不稳定的国际局势,在实现他服务于和平、安全 and 发展的崇高使命方面所表现出的主动精神、一再采取的行动以及所表现的决心赢得了全世界对他的感激。历史将会非常感谢他。

今天,联合国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50年来,世界各国人民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明智地吸取了人类冲突历史的错误和挫折的教训,一直致力于创造一个新的环境;一种相互理解和团结合作的气氛以及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内人类会最终认识到:大同精神、宽厚和相互尊重是保障和平、幸福、健康、环境以及社会繁荣的最好保障。

50年来,根据我们这个共同组织的创建者在《联合国宪章》中制定的原则,我们逐步为一个国际体系奠定了基础,这个体系可以为所有国家提供集体安全,同时为享有更大自由的生活创造最好的条件。

如果我们考虑本组织自其建立以来所采取的行动,—特别是如果我们分析对冷战期间在各地发生的许多冲突的管理情况的话—我们会清楚无误地看到,本组织确实已经证明是促进和维持和平的不可替代的工具。

确实,不仅仅是简单地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本组织在争取非殖化方面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建立了进步的专门机构的制度,这些专门机构在社会、经济、人道主义和文化领域提供了具有高度价值的帮助。

但是,尽管有这些记载成就,我们还必须承认,如果我们要充分地实现《旧金山宪章》所载的理想,我们仍然要走很长的路,我们仍然还要迎接许多重要的挑战,并采取新的具有魄力的行动。

现在,正在为对本组织以及安全理事会的结构进行历史性改革进行耐心的准备。在这方面,塞内加尔毫无保留地支持增加安理会的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的数目,以加强现有维持和平的条件和机制。

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意识形态对抗的结束并没有给世界带来《宪章》创始人们如此热切期待的和平与发展。

从阿富汗到安哥拉、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到索马里、从利比里亚到从前苏联产生的各共和国,至今许多冲突使我们难以解决。确实,最近诸如安哥拉或中东的一些冲突取得了很大进展。9月28日在华盛顿签署了《塔巴

协议》，我借此机会对为谋求解决中东冲突刚迈出的这个新的重要一步表示欢迎。

至于其他冲突，例如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现在天边出现了一线希望之光，这要感谢西方联系小组和伊斯兰会议组织联系小组的协调一致行动，以及欧洲联盟、美利坚合众国、俄罗斯联邦和其他怀着善意的各国政府。这又给我一个机会祝贺伊斯兰会议组织及其成员国所作出的努力和采取的主动行动。他们为我们今天隆重欢迎的成果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这方面，由于其领导人深刻认识到自身的责任而得到加强的波斯尼亚人民的英勇斗争显然对国际社会希望看到得以加强并最终导致前南斯拉夫永久和平的新局势作出有力的贡献。

因为集团消失而造成的冲突大量增多产生了这样一种积极效果，即为应该以何种机制、标准、条件和手段在全世界确保、组织和维护和平的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奠定了基础。这种一致意见包括我们必须将更多的资源用于预防性外交，预防性外交是确保我们的集体安全制度适当发挥作用的一种创新性概念。这种一致意见还包括应根据具体情况和谋求的目标更好地确定维持和平活动的职责范围。因此必须聚集和动员必要的资源。

可与我国塞内加尔对这个问题重视相比的是，我国不懈地决心努力建设一种因其完全符合当前现实而能发挥作用的有效的安全体制。塞内加尔首先本着这种精神经常参与特别委员会审查维持和平活动整个问题的所有方面的工作。

此外，塞内加尔的立场符合在欧洲对整个世界所发生变化的明确认识，这种认识使非洲在1992年在达喀尔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上设想并建立了一种防止、管理和解决冲突的机制。非洲的这个主动行动对维护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因此应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以便减轻众所周知如此痛苦地影响着非洲的资金缺乏产生的实际影响，并使非洲通过达到这种机制的目标实现它的合理雄心。有了这种支持，非洲就能够进一步致力于解决卢旺达、布隆迪、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索马里的冲突。

谈到区域冲突，查谟和克什米尔问题涉及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与塞内加尔有着友好关系的兄弟邻国。关于这个问题，我国代表团呼吁达成最后解决办法，以使这两个伟大的亚洲国家能致力于建立有利于综合发展和相互利益的和平气氛。伊斯兰会议组织正与这两个国家一道仔细地考虑这个问题。

今天全世界都认识到没有和平与稳定就不可能有发展。因此我们必须从缺乏发展、贫困、边缘化和被排斥中寻找不安全的根源。因此我们必须共同设计一种新的集体生活制度，使每一个人都本着建立这种制度的团结一致精神和对和平的期望有新的理由抱有希望。

采取这种行动应首先有一种新的认识，即尽管“经济全球化”的说法现在很流行，但这一现象远远超过这种趋势。确实，它共同涉及经济学、财政和信息。它还并特别涉及人类前途的重大问题，无论是保护环境、消除对集体健康的威胁、贩毒还是打击有组织的犯罪等各种问题。今天已很清楚，对这些问题只能采取全球性解决办法。

鉴于当今世界这些新的现实，显然只有集体团结一致的新概念才能使我们能够避免、或至少减轻对每一个人都十分有害的贫困和被排斥引起的许多严重后果。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南半球国家为消除贫困而进行的斗争就具有特别重要意义。

考虑到当前各国经济的全球化和自由化，经历史性的马拉喀什会议命名后几个月前在日内瓦开始的新的世界贸易组织（贸易组织）应成为这样一个世界的新的框架和摇篮，这个世界本着第三世界人民正当要求的精神，对北方和南方国家间更公正、更平衡和更有人情味的经济和贸易关系开放。这里我郑重地重申，世界把对所有人都有利的、平衡的和可持久的贸易的希望寄托在贸易组织身上。

从这个角度出发，非洲国家为其建立作出了贡献的世界贸易组织应帮助这些国家更积极地参与新的国际经济体系。

此外，经济的全球化和自由化还应鼓励发展中国家加强南南合作，将其作为发展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以及在这

种新情况下并根据国际社会、特别是南方国家对和平发展的新期望为确保它们各国经济一体化所采取措施的关键组成部分。同样还需要提高商品价格,确保公平地进入市场--进入所有市场,以使我们各国能发展真正和有效的贸易政策。我国塞内加尔将坚定不移地要求参与这个积极进程。

在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我谨从这个讲台为非洲发展发出庄重的诚心诚意的呼吁。这个呼吁反映了非洲领导人和人民的一项主要关切事项。我们知道,联合国十分注意这个问题,并取得了成果,例如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届会范围内今年7月在日内瓦举行了关于非洲发展问题的高级别辩论。

今天,人们常常强调非洲边缘化的危险。这是一种危险,一种痛苦而严重的真正危险。虽然这种危险确实存在,却令人不能接受。因此对那些仍然重视团结和国际合作的人来说,避免这种危险是绝对必要的。

我对之表示欢迎的事实是,今天保护着我们的本组织的秘书长与其他有些人一样认为,没有任何历史上不可避免的事情是非洲无法克服的。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不是已经决定为非洲发起一项其明确目标是为国际合作注入新生命的特别主动行动,从而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吗?

塞内加尔通过我重申它完全支持这项主动行动,而这主动行动是特别幸运的,因为它符合非洲为其本身提出的所有优先任务--即粮食保障、水控制、社会和人的发展、民主、调动资源,以及与贫穷进行的斗争。

还应该回顾的是,塞内加尔国家元首阿卜杜·迪乌夫总统阁下长期以来一直孜孜不倦地致力于谋求全球性的办法来解决非洲问题,特别是正在延迟非洲国家发展的令人极端痛苦的债务问题。

因此,在其担任非洲统一组织主席的第一任任期内,他倡议了在1986年召开联合国历史上首次专门讨论非洲危急经济情况的大会特别会议。

同样,塞内加尔欢迎于1994年在巴黎缔结《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的国

际公约》,并要在这里强调这项《公约》必须很快生效,并强调应该加快分配为在非洲大陆根除这一祸害所需的相当多的资源。这项任务多年来已成为撒哈拉干旱控制国家间委员会一直特别关切的问题。

我们不能在谈论发展时不谈到尊重和保护基本人权和自由的问题,因为它们在今天已成为一种普遍认识到的要求。大家都意识到塞内加尔是如何地献身于我们现代的这个要求,即鉴于自1980年代结束以来一直在影响着世界的种种变化,所有非洲国家必须将这一政策作为进步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方面而纳入它们的发展政策。

最后,我要再一次强调指出,那些必须解决的问题的新的国际背景和多元性质要求我们大家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综合的行动,以及影响着人类国际社会的生命和演变的所有伙伴--政府、公共或私营机构和组织--之间的团结。

团结是这一共同途径的粘合剂,也是它的保障,而激励这种途径的是人类生存的需要。团结最首先是一种深刻的信念,即我们大家都属于同一个世界,不管它是发达世界或不发达世界。团结也产生了一种面对我们的共同问题和共同挑战的责任,无论我们来自北方还是来自南方都是一样。最后,团结是一种在没有任何人被排除在外的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建设未来的集体意愿。团结也是一种自愿地促进全人类集体进步的共同承诺。正是以如此充分地致力于地球上人类的使命的所有国家的名义,我们必须促进团结、合作、友谊和兄弟情谊。

本着这种精神,在我们星球历史上的这一关键的时刻,当没有它世界就不会成为它当今的情况的联合国这一组织庆祝其五十周年而重新唤起希望时,我们庄严地表示,我们热切地希望:1995年的本届会议,即联合国历史上的第五十届会议,将成为一个新时代的曙光,在这个新时代里,我们将目睹和平、正义和进步这些我们所有的理想得到实现,从而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带来最大的福利,而我们的义务就是向他们移交一个和平的世界、一个安全的世界和一个发展的世界。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澳大利亚外长、参议员加雷斯·埃文斯阁下发言。

埃文斯先生(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我祝贺迪奥戈·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当选为大会本届会议主席。他的当选是对他和葡萄牙的一种敬意,澳大利亚将和他一起工作以确保这一次历史性的第五十届会议尽可能地具有纪念意义。

我和其他人一起热烈欢迎和我们同是南太平洋论坛成员的帕劳成为联合国第185个会员国。

如果我们要有效地为我们的未来作好准备,我们必须首先能够清楚地看到我们的过去。如果我们要看到我们必须向何处去,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已经到过什么地方: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失败,但我们应该为自己的成功感到自豪。

当今国际社会的结构--在国际法的范畴内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工作的主权、自决和独立国家的国际社会的结构--在《联合国宪章》出现之前根本就不存在。很长很长时间以来,许多人的心中对此有过想象,而且我们看到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与国际联盟一起出现了一种接近它的苍白无力的影象。但第一次真正产生今天的国际社会的概念,却是在五十年以前在旧金山的那个特别的时刻。这一概念已经受了五十年生活的考验。

尽管《宪章》的制定者天赋很高,但我想他们在看到他们关于一个全球化社会的理想现在已经得到了多大程度的实现和被超过时会感到极其惊讶。在当今世界中,没有任何个人或国家可以希望单独地解决他们所有的问题或实现他们所有的理想。旧金山的种种概念也进入了世界各地人民的潜意识之中。那些拒绝承认我们世界的全球性性质的人,或那些从中后退并倒退到单边主义或更严重的孤立主义之中的人,根本就不理解正在发挥作用的新的能动力量。在我们这个时代中,要求我们进行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合作--并且在更大的程度上,以更负责任的方式分担我们共同的命运。

旧金山的理想已经以许多种具体的形式出现,而在过去五十年中已得到了加深和扩大。现在各国习惯性地、几乎是自动地根据《联合国宪章》来处理它们彼此间的关系。我们以那种触及了现代生活每个方面的方式,不断地补充了国际法的文集和根据《宪章》而签订的协议。

我们设立了许多机构,力图向世界各国人民提供他们的最基本的需求--争取和平与安全,争取经济福利,以及争取尊严和自由的需要。

在一场毁灭性的世界大战以及随之而来的骇人听闻的野蛮行为之后,《宪章》会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为其中心任务,这是很自然的。无论如何,迄今为止,我们已通过了确保世界永远不再遭受全球性冲突之害的考验。当然,联合国在其一开始并自那时以来在维持和平方面一直受到很大的挑战。在有些领域内它维持和恢复和平的努力产生了缺陷,而联合国也曾经踌躇不前。但是,尽管在波斯尼亚、索马里以及卢旺达等地出现的所有的差错,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在萨尔瓦多、柬埔寨和莫桑比克等地所取得的成功。回想一代人之前,谁也不应该忘记在1962年那个危急的十月份,当时针指向午夜几秒钟之前而世界确实面临着潜在的核浩劫之时,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发挥了作用。而且谁也不应该忘记,例如,《核不扩散条约》在打破在1960年代几乎是普遍性的一种预言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该预言认为在20年之内将会有二十个或更多的国家拥有核武器。

在发展中,在力图履行其促进“社会进步和更好的生活水平”的承诺中,联合国工作很努力,有时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这样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仍然大得无法接受;提供发展援助资源方面曾经和继续有困难;并且我们不得不承认糟糕的现实,即按世界银行的说法,13亿人民仍生活在赤贫中。但是在粮食和农业、就业和劳工标准、卫生、教育以及建设对发展中世界社区十分重要的基础设施--道路、桥梁、水利系统--方面联合国及其机构不屈不挠的工作为人类家庭服务。正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今天使世界80%的儿童对六个致命疾病具有免疫力。这只是联合国可以并且应该讲述的几百个类似的事迹中的一个。

联合国的世界社会概念的基本点是它应该根据法律、公正和人权运转并且促进它们的发展。联合国的一个根本性承诺是建立普遍存在公正、尊重国际法和可以建立和平的条件。在履行这个任务时,联合国为300多个主要条约谈判提供了环境,包括军备控制、运输、航行和通讯等重要领域的条约。这种十分实际的国际合作领域已形成全球化世界的框架。

《联合国宪章》不仅谈到确保更佳的生活水平,并且谈到在“更大的自由中”享受这些更好的水平。阐述、拟订和执行所有权利——经济、社会和文化以及政治和公民权利——的人权标准一直是联合国最重要和建设性的作用。对个人和政治自由一种最严重的剥夺是种族隔离所造成的。战胜这种罪恶首先是使其自由和尊严被种族隔离如此长期剥夺的南非人及其领导人的胜利。但是如果大不认识到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在创造使之发生的条件方面发挥作用的重要性,便是对历史证据的忽视。

对于世界人民来说,最重要的政治权利是自决权。联合国在这个领域中的成就本身证明它在人类事务中发挥了不可缺少的作用,成千上万人民在过去五十年中行使了他们的自决权。这个伟大的非殖化运动和冷战及其后果一样确定我们现在所知道并且决定今后世界议程的现代世界。

今后的联合国首先需要成为为其所有会员国工作和讲话的组织,这些会员国无论大小,其合法性不应受到质疑。它必须更好地侧得表现,向人民交送他们需要和有权期待的东西。并且它必须是力图重新综合并且更好地协调执行联合国三个基本目标的组织,这三个目标五十年前在旧金山清楚地阐述了:和平——满足安全需要;发展——满足经济需要;及人权和公正——满足个人和全体尊严和自由的目标。

在和平纲领中,裁军和军备控制继续是至关重要的,并且眼前的主要挑战将是保持多边裁军和不扩散努力的势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查和延长会议无限期延长该《条约》的决定过去和现在都是正确的决定,尽管自那时以来发生了一些事情。必须在1996年上半年象承诺的那样完成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工作。我们还必须尽快开始关于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裂变材料的条约的谈判。另一个有益的步骤,虽然更难以实现,将是要求所有国家宣布和说明其目前裂变材料库存的制度。这一切的根本目标是争取实现各国都同意的目标。并且永远不应忘记这是各国都同意的——即我们将最终消除所有核武器。

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和中国继续核试验的决定应受到十分强烈的谴责。进行爆炸力超过毁灭广岛五倍

的爆炸——正如法国昨天在澳大利亚的太平洋邻近区方阿陶法岛脆弱的环礁上所进行的一环境后果已经是够坏的。但是核政策后果更糟糕。现在不是加强和储存并且强调其正在发挥的威慑作用的时候;世界希望并且需要朝相反的方向前进。

现在应该谈判取消这些库存,并且建立《化学武器公约》那样的核查制度——该公约仍然需要批准后才生效——并且我敦促尚未加入该《公约》的国家紧急地这样做。这不是鼓励怀疑核不扩散《条约》的时候,正象中国 and 法国试验所做的那样。相反,现在是核国家尽力鼓励普遍遵守该《条约》的时候;表明它们自己对采取行动在地球上消除核武器绝对认真严肃。它们立即这样做的最佳方式是法国和中国马上停止试验方案;所有核武器国家签署南太平洋和其他地方目前存在的无核武器区条约;这些国家全心全意地承诺在明年年中之前谈判达成一项真正全面、零点限度的全面禁试条约。

过去动荡的几年中联合国在维持和平和执行和平的现场经验已强调有必要改进其在这些重要领域中工作的效力。澳大利亚欢迎秘书长在其1995年1月十分明晰的《和平纲领补编》中继续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在有关这些问题辩论的发言中主张尽可能清楚地考虑对安全问题所有各种反应中的目标的可实现性——从缔约造和平到维持和平,从恢复和平到执行和平。

我们始终主张,而且我今天十分简短地再次说明,如果联合国要能够有效地迎接冷战后世界的安全挑战,那么它必须开始在预防性战略上比在反应性战略上用更多的资源。更加明智的是,在国家间冲突和目前更经常不幸地出现的国家内冲突中都集中考虑预防而不是事后恢复和平。解决暴力冲突通常比解决非暴力争端更困难和昂贵得多,而且已经破裂的国家极难恢复统一。

这科说了之后,看到最近几天在解决前南斯拉夫冲突方面取得进展,而且中东和平进程大大向前迈出新的一步是令人鼓舞的。联合国应该始终准备支持和鼓励在联合国系统的正式框架外进行的预防性外交和建立和平的努力,而且它应该特别注意《宪章》内通过区域组织推动和平纲领所预见的机会。关于后者,我们亚洲——太平洋区域十分高兴的是,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新的区域论坛在

过去两年中已迅速发展为本区域对话、信任和建立信心的新工具。

众所周知,最近特别注意了改进联合国快速反应能力的问题,而且我热烈地赞扬荷兰和丹麦政府为澄清我们有关这些问题的想法所做的工作,以及特别是刚刚提交给大会的题为“实现联合国快速反应能力”的重要加拿大报告所做的工作。这份加拿大研究报告十分有益的重点是首先改进联合国体系中心的能力,特别是行动计划的领域,从而鼓励部队派遣国更愿意使后备安排具有实际和更紧迫的效果。

任何组织按照都不能替代安全理事会就适合特定局势的回应和任务作出明确决定,但是,进行这样的变革使我们国际社会今后能够更好地处理卢旺达这样的局势,可悲的是,我们上次作出的回应很不充足。

安全议程趋于主宰人们对联合国作用非常普遍的认识,但我们国际社会绝不容许分散对发展议程的需要的注意力,这种需要现在同任何时候一样紧迫。当历史学家几百年后回顾这一过去的半世纪时,冷战及其后果将不仅是人们记住的巨大国际潮流,非殖民化的巨大步骤至少也也有同样重大意义。

非殖民化曾导致一种世界经济的产生,多年来这种经济一直被认为主要分为两大类,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但今天,情况则更加复杂。主要由于技术和信息系统的变革,我们现在确实生活在全球经济之中。其中没有哪个部分完全脱离整体,任何人都不能在这个全球经济中完全单独地有效行动。由于我们生活在这类经济中,因此我们处理发展问题行动的关键部分必须具有多边性,我们在多边方面和双边援助国作用方面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尽管已作出各种努力抵抗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差距,但在全球经济中,这种差距越来越大。今天活着的57亿人中有大约13亿人都在无法接受的贫穷水平上生活,这个事实在道德上是不能容忍的,也是很危险的。

未来的联合国必须作为一个最紧迫的优先事项制定一项新的发展纲领,并为有效执行这项纲领重新塑造其有关机构。这项任务同它在为人类大家庭服务方面和把自己重新创造成一个适合21世纪的机构方面所面临的任何

任务一样重要。大家现在都可以看到这项纲领。人们在联合国过去四年召开的六次全球会议——即关于儿童、环境、人权、人口、社会发展和现在妇女问题的会议——中都对这项纲领作了充分阐述。国际金融机构和学术机构也进行了重要的研究。我们现在知道需要做些什么。我们必须要在政治上下定决心从事这些工作。

但是,在谋求这些不同主题时,我们决不能忽视那些仍需特别注意、联合国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的地区。人们仍在全世界每个人类活动领域和文化中感到非洲的影响和重要性。在出现包括结束种族隔离在内的振奋人心的政治事态发展的同时,还作出了调整和改革国民经济的新的努力。这些努力要求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系统不断给予支持。联合国必须发挥特殊作用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其他区域是:中亚各共和国、中东、加勒比和印度洋区域的一些地区。

在印度洋区域,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印度洋国家和亚洲——太平洋国家,一直在同该区域其他国家一起特别是在经济和贸易问题上促进政府和非政府一级旨在加强区域合作的各项努力。亚洲和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亚太经合会)在制定亚洲和太平洋区域促进繁荣与稳定的合作战略,补充联合国在国际一级为实现这些目标的更广泛工作方面迄今已取得成功,这提供了一个可供印度洋沿岸各国考虑的模式。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机构迫切需要进行改革。大会已创建一个为此达成政治共识所需的高级工作组。该工作组必须在这个五十周年完成其工作,它还必须把该系统内过去的既得利益集团抛在一边,创造性地从事其工作。我们必须执行今后的发展纲领,其方式应确保所有国家都在全球经济中占有富有成效的公平地位。

联合国为促进人权所确立的各项原则,法律制度和机制这个复杂和相互联系的系统是其重大成就之一,必须扩大和加强这个系统,永远承认我们坚称具有普遍性和不可分割性的人权也涉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其涉及的程度同发达国家区域非常关注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完全一样。必须给予重大国际人权文书和机制以及监测其执行情况的委员会以优先。我们可以这种方法使各缔约国进行坦诚、不对抗和建设性的对话。

联合国的咨询服务和技术援助活动也可以在促进和遵守人权方面以及在全世界执行各项民主原则方面发挥作用。旨在帮助各国发展本国促进和保护人权机构和系统的各项方案将提高它们预防侵犯人权行为的能力,因此也将对人类安全作出直接贡献。

我提及的各种和平发展和人权纲领都是相互联系的,这一点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我们必须避免在整个冷战岁月中出现的把问题分隔开的做法,这种做法把和平与安全、发展问题与人权与正义问题都放在完全不同的概念和体制框框内孤立起来。任何可行的现代国际和平概念,更不用说国家内的和平,都必须承认和平与安全和发展是彼此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没有发展就不可能有持续和平,没有和平也不能有任何发展。人权从最充分的意义上讲,正如我已经加以描述的那样,也必须加入这个等式。如果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要,却没有满足他们尊严和自由的需要,就不可能有可持续的和平。

任何实质性纲领如果不能通过有效的体制和工具加以执行,那么它们无论概念上可能多么明确,原则上可能多么协调一致,对人民来说都将没有任何意义。正如我们大家知道的那样,近年来人们已广泛承认,联合国在过去五十年期间形成的机构根本不足以完成下一个五十年的任务。

我们现在已有很多改革联合国的构想和提议,我们迫切需要在此五十周年完成有关“发展纲领”的工作,同样紧迫的是,我们必须也在本五十周年中完成高级工作组关于联合国系统改革的工作。

如果要保持整个联合国系统的信誉,可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体制问题是安全理事会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并十分详尽,我们大家对此都已十分熟悉。澳大利亚明确认为,这场辩论进行的时间够长了,我们现在已到了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候。去年我们曾可以考虑增加安理会成员数目的基础上提交了一些示范性模式。其他人还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建议,再谈一谈,在这个领域已经有各种构想。我们现在必须做的是迈向就新的安全理事会达成政治共知的阶段,新的安全理事会将十分有效、代表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并合理反应应当今和未来的现实,而不是1945年的现实。

可以并应该在联合国系统内进行多项体制调整和人事改革,以改进其效率。但是,该系统的质量最终取决于我们准备为它付出什么代价。

首先,必须正确评价我们所谈论的资金总额的数量级。包括纽约总部、日内瓦、维也纳和内罗毕办事处以及五个区域委员会在内的联合国核心职能只耗资12亿美元。仅作一个比较,去年仅美国一个城市的一个部门,即纽约警察局的年度预算就比这个12亿美元多出6亿美元。

执行联合国那些核心职能的人员总数大约是10 700人。把这个数字与堪培拉及我国首都的当地行政管理相比,堪培拉大约有22 000名领工薪内的人员。而这仅仅是联合国185年会员国的一个城市而已。

联合国去年在塞浦路斯、西撒哈拉、前南斯拉夫和其他13个地点执行的和平行动的费用是32亿。这比管理仅仅3个纽约市政府部门的费用还低:即警察部、消防部和教养部。

如果我们除联合国的核心职能外,再加上所有有关方案和机构,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以及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其总人数也只有33 000人,其总预算只有13亿美元,这包括分摊的会费和自愿捐款。这听起来不少——比用于核心职能的费用高不少——但我们只要作一下比较就不显得那么多了。例如,仅仅一个国际会计公司,即普赖斯·沃特豪斯公司的年全球营业额就大约是45亿美元。

如果我们除核心职能和有关方案外,再进一步加上整个联合国大家庭的所有其他专门方案和机构——如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等部门,再把布雷顿森林会议机构,即世界银行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算在其中——这两个机构总共雇用大约1万人并每年花费5亿美元——联合国系统人员的总数也只有大约61 400人,联合国系统的总费用也只有182亿美元。

61 400人的总数听起来很多,也确实很多。但与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和法国的三个的狄斯尼乐园所雇用的65

000人相比,这个数字也许就不显得那么大了。在全世界卖麦克唐纳汉堡包的人为联合国系统工作的人的三倍。182亿美元可能是很多钱,但仅仅一个在全世界也正好有61 000雇员的大跨国公司,即道化学公司就有超过200亿美元的年收入。

当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待联合国的财政问题时,解决这个问题看起来就不那么困难了。我认为我们应该更经常的从这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我们185个会员国的防务总支出就大约有7 600亿美元。因此,我们当然应该能够拿出这些钱。但是支付联合国经费的问题现在当然已经变得更加严重,因为这样多的会员国,包括我们中间最大的国家,不愿意或无能力支付其分摊的会费,尽管对主要发达国家捐款国来说,这方面的费用平均每年每人只有7至15美元——这相当于在这个城市买一两张电影票的价格。

我们现在有一个短期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能够而且应该通过允许联合国向世界银行借款而在联合国系统内加以解决。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较长期的问题。坦率的说,这个问题不象是能够解决,无论我们怎样继续调整会费表,敦促会员国付款,并提醒他们如果不这样做就将根据《宪章》第19条承受会有什么后果。

那么,我们对此怎么办呢?我认为,现在是再次考虑——这次是非常认真的考虑——用外来资源补充会员国的捐款的选择办法的时候了。象现在每年进行的总额为300亿美元的每一笔外汇交易征税是否切实可行尚待充分估价,但简单计算一下就知道,如果我们只征0.001%的税,我们就能创收30亿美元。这个税率似乎不会造成任何重大经济后果。此外,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能以飞经每一个国际区付10美元的税率向国际航班旅客征税,我们也能筹集30亿美元;这几乎是联合国和平行动每年的总费用。这种税将是非常容易收集的。

还有一些其他可能收入的来源,也象上述来源一样,在某种程度上与联合国的费用有同样的合理联系,因为它们具有以下特点:其交易活动是国际性的,在联合国所规定的法律合作范围内进行,并公出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丧失而受影响——而这正是联合国负有根本责任的方面。

但从传统上来讲,一直有人对这方面的建议提出界限性原则反对。人们说,会员国本身应完全拥有联合国系统,

如果秘书处能够直接得到会员国分摊的会费之外的收入,谁知道它可能会去干什么事。但所有权是和控制权完全不同的问题。联合国活动的基础是主权平等原则,这意味着,例如现在支付联合国经常预算的65%以上的六个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有比绝大多数会员国更大的权威决定这些经费应怎样使用,尽管这些大多数会员国的分摊会费在总额中所占比例小得多。

无论资金来源如何,关键问题是怎样花和由谁花这些钱。绝对重要的是,必须由会员国对资金进行适当控制,并负有应作说明的责任机制。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会员国本身必须提供所有这些资金。

在几天中,我与来自很多国家和所有大陆的很多部长同事们讨论了这些问题。大家几乎一致认为,联合国目前的、很可能会继续下去的财政危机要求我们必须在所涉及的原则问题或可行性问题不抱先入之见的情况下再次研究上述问题。

因此,我建议,秘书长现在应再次召集一个类似1992年成立的弗克·奥加塔小组的高级别咨询小组,并授权这个小组明确的透彻思考迄今为止多少是不可想象的问题:怎样在会员国准备直接捐助联合国的资金之外为联合国系统筹资。这样一个小组可以向由会员国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提出报告或与其一道工作——这个委员会可以是已经存在的,如联合国财政状况高级别工作组,也可以是为此目的新成立的工作组。

就这些中的很多问题已经进行了或正在进行很多工作,这样一个小组应能在6个月左右之内提出报告——最多不应超过一年。必须改变讨论的范围,为此目的,我们需要就现实可能性发表一个权威性的新声明。

在这个问题上,就象在其他问题一样,我们必须取得进展。我们必须研究新建议。在新的国家关系正在形成,新国家正在出现,几年前无法想象的问题成为当今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必须鼓励利用人类的智慧来寻求国家之间彼此对待的更好办法。

如果我们只是信守过去的思想和教条,我们就不能应付那些挑战。联合国是建立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

的基础上。在五十年前,这两者对建立一个新世界都极其重要。在过去五十年,理想主义并没有消失。它是结束冷战的重要力量,在使历史结构发生如此重大变化的非殖民化过程中,理想主义发挥了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重要的作用。

对一些人来说,理想主义将总是讲求实际精神的敌人。但是对另一些人来说,它总是首先意味着有勇气利用新机会,并以此确保,至少今天的某些理想将成为明天的现实。旧金山会议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也许需要恢复理想主义,走上一些理想主义者总是准备走的无路标的路途。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请菲律宾代理外交部长多明戈·西亚松先生阁下发言。

西亚松先生(菲律宾)(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代表菲律宾代表团特别热烈地祝贺你当选联合国大会主席,因为在本届里程碑式的会议上,我们推选你指导我们的审议工作。让我表示我国代表团感谢科特迪瓦外交部长阿马拉·埃西阁下在第四十九届会议上为我们提供的卓越领导。我们还要感谢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阁下和秘书处的男女工作人员,他们去年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必要的任务。

三星期后,世界大多数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将聚集在这个大会堂,庆祝联合国诞生五十周年。他们无疑将回忆本组织创始者如何为其改造世界的决心所激励而在旧金山召开会议。那是一个遭受全球战争破坏的世界。同大多数战争一样,引发这次战争爆发的原因乃在于一些国家固有的使用武力获取领土和资源,报仇雪耻,或以牺牲别人为代价增进自己人民的安全与福利的倾向与能力。

这就是创立联合国以对其加以改造的世界。我们的创始者富有理想,他们坚持认为,战争与和平问题必须最终在人们以及国家的心灵上得到解决;但是他们又非常现实,他们认识到,有必要制定实际措施及审议项目,以阻止使用武力并减轻其影响;他们非常现实,他们承认,必须允许拥有军事优势的国家享有大量的权力和职责;他们又非常理想化,他们希望,这些国家将为了各国的利益而使用其所有的力量。

事后,综观五十年,我们可以看到,联合国并未实现创始者们为它所设的梦想。但是它取得的成功远远超过当时对它所作的合理的期望。世界又避免了另一个全球性灾难。联合国默默无闻地工作、尤其是通过联合国各专门机构所开展的工作,推进了全世界难以计数的千百万人的福祉,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

然而,令人难过的是,这些巨大成就由于众多的人和国家在无数场合持续不断蔑视联合国所宣称的目标而从根本上予以抵消。几乎从联合国一成立,人们就不顾联合国的存在坚持自己使用武力的能力、倾向和意愿,以达到本民族或自己意识形态的目的。如果说和平在全球得以维持的话,那只是因为核毁灭相互威胁阻止了全面战争的发动。在国际经济中,一些国家恬不知耻地用尽种种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等手段使其邻国沦为贫穷。

然而,今天在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我们可以合情合理地说,世界的确被改变了;我们可以适当现实地希望从根本上实现联合国理想化的梦想。

联合国的一个中心目的——解放殖民地国家——大部分达到了。世界上武装最强大的大国从核毁灭的边缘撤回回去,核武装的意识形态阵营不再相互殊死对抗,人类的生存不再悬吊在相互核威胁的危险的平衡木上。菲律宾非常满意今年早些时候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决定,呼吁明年上半年缔结全面禁试条约,以彻底结束所有核试验。

国际社会已经就消除其它大规模毁灭性装置和不准人道武器达成协议。菲律宾尤其敦促批准并加强《1980年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我们呼吁早日实施《禁止化学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并充分执行《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

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解决内部或与其邻国争端的时候,已经采用对话和调解的方式,取代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甚至在“现实主义”已经认为不可调和的冲突中这样做。联合国几乎自始至终被中东冲突所困扰。但是,仅仅四天以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该地区其它国家认可

下,在通向和平的艰难道路上又迈出了显著的一步。在南非,少数政权曾经有计划地残酷地压制多数,现在多种族政府成功地对国家进行管理,甚至超越了世界最热烈的期望。在拉丁美洲,旧有的领土争端现已成为对话和协商的中心议题。

在我们这个区域,柬埔寨政治解决冲突,使这个长久遭受苦难的国家通过选举产生政府,这是联合国和该区域内各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一次谈判战胜武装力量的胜利。我们欢迎一年前为了扭转朝鲜半岛核武器的发展而煞费苦心制定出来的协议。我们敦促南北朝恢复认真谈判,向我们区域的和平与和解作出进一步的贡献。缅甸政府赞同停火,已经与缅甸境内除一个少数民族之外的所有其它少数民族进行谈判,对于一个长期以来被民族间冲突所撕裂的国家,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发展。

对话与和解精神得到发展。与此相应,人们相信市场力量的效能和经济自由化是发展的条件和刺激力,这种信心遍及全球。由此而产生的方针政策释放了世界上许多人民的生产能量,这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世界许多地区内国家引人注目的增长。国际经济交易自由化和随之出现的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增强了国家繁荣相互依赖的利害关系,持久稳定与和平的前景因而更加光明。因此,菲律宾积极参与成立的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专注于经济合作。

但是,它产生的益副产品之一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加强,因为现在亚太经合组织各参与国的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日益相关。

我们在菲律宾发现了全球政治和解、经济自由化与区域主义趋势的一个缩影。我们正以一种民主和解精神与反叛组织进行的和平对话已给国家带来了新的稳定,为经济重新崛起提供了其非常需要的安定气氛。

军事叛乱者已在利用一项大赦方案,他们中间许多人现都通过合法政治体制来实现其抱负,其中一个最近被选为菲律宾共和国的参议员。我国政府正在欧洲与自我流放的共产党领导人进行谈判。目前共产党在菲律宾已经合法,其成员可以自由参加菲律宾的竞选。

在印度尼西亚主持的伊斯兰会议组织六国委员会的帮助下,与莫罗民族解放阵线的谈判正在进行。这些谈判实现了停火,并在有争议问题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达成了一致。菲律宾南部的和平使该地区经济飞速的发展成为可能。我们为菲律宾经济敞开了大门,欢迎外国投资,并让国外竞争的振奋之风吹进来。出于履行其国际承诺或通过采取单方面的措施,我们已经降低了贸易壁垒。

这些结构改革的成果之一是,增长率即使按我们发展迅速的地区标准衡量也是相当可观的。继续这一增长率的前景是光明的,因为它来自于坚实的政策基础,并发生在一个拥有多元化民主、尊重人权和法制的制度中。

我们已首先通过东南亚国家联盟加强了与邻国的联系。我们通过和平对话和协商处理了边界问题和领土争端,包括对南中国海有争议的要求。

全球安全的普遍改善、全球日趋繁荣以及区域合作的加强应当给人们带来希望,但它不应导致自满,因为新的危险已经出现,而且旧的危险无论在程度上还是在危害上都有所扩大。

权力集团的解体释解出集权主义限制下的潜在的部族制度。其最野蛮的表现之一发生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国际恐怖主义已成为一种全球性威胁。非法毒品贸易损害了社会的结构。贩卖妇女与儿童的罪行急需采取国际合作对策。

两个核武器国家最近恢复核试验对人民的健康、自然环境和不扩散制度造成了直接威胁。我们再次谴责这些实验并要求这两个国家现在并永远停止此类实验。

即使在经济自由化概念几乎已被普遍认为是发展的一个条件和催化剂之时,许多国家仍采用了新的经过伪装了的保护主义措施。众多发展中国家继续向西昔孚斯一样在极其沉重的外债负担下艰难地工作着。

富有资源和快速工业化经济对劳工的缺乏导致了大规模跨国界的工人移徙。他们出现在外国领土上情况使

他们处于一种非常容易受伤害的地位，这要求进行国际合作以保护他们的人权和尊严。

菲律宾呼吁所有会员国批准《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公约》。菲律宾与77国集团一起共同呼吁举行一个由联合国主持的关于国际移徙问题全球性会议。

我国代表团愿大力实施大会关于针对妇女移徙工人暴力问题的决议和关于贩卖妇女和少女问题的决议。

在联合国进入其第二个50年并走向下一个千年时，它面临着这些较为突出的挑战。然而，联合国无法用50年前的组织和程序来应付今天和下个世纪的挑战。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新威胁的性质要求审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以便使其精简和更为有效。

在目前阶段，我必须强调不管我们达成一致的是什么措施，它们必须得到足够的资金，与会员国的能力和所负责任的程度成比例，而且不能通过牺牲任何发展方案来进行。

联合国正处在一个极其危机的财政状况中。我们不能要求它完成我们不愿提供资金的任务。我们不能简单地使用联合国而又不向它提供其有效运作所需的资源。年复一年，我们呼吁对联合国更好地进行管理。菲律宾支持这一呼吁，并在去年本大会堂有力地阐述了它的立场。

同时，我们必须指出如果始终不能保障联合国可利用的资源，我们无法有效地对其进行管理。因此，我们吁请所有会员国特别是那些较大的会费提供国支付其拖欠会费，并及时支付其应缴会费。

近来我们听到这样一个提议，即在努力实现联合国的节俭和高效率之时，我们应寄希望于经济和社会领域，即那些授权是促进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机构，取消这里的机构，裁减那里的方案。我们支持精简多边发展机构和方案。但我们不能接受试图以“分工”或“相对有利条件”来取消发展机构。国际社会对这些机构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区域发展银行所要作的是增加它们的资源，而不是消减它们。我们对一些大国的如下立场表示遗憾，即它们拒绝

增加其向国际和区域金融机构的捐款，而且处于维持其在这些机构中主导地位的考虑，阻碍其他国家增加它们提供援助的份额。

所有来参加本届会议的人都准备解决改革安全理事会结构的问题。安理会的结构已不足以满足对其权限扩大的新要求，而且也不再反映联合国的规模和组成。菲律宾全力支持扩大安理会的席位以便确保所有区域和发展中国家的公平代表权。

然而，任何改革都必须超越席位问题。必须重新审议否决权的问题，同样也必须审议安理会的工作方式和程序，以确保其最大可能的透明性以及尽可能广泛的国家的参与。其决定的重要性质不能有丝毫减少。

与此同时，联合国作用的日益重要性要求它的成员组成及其职能能够反映当今现实。因此，我们需要考虑这样一个主张，即为了普遍性的崇高利益，不应该让人类的任何大群体在联合国中没有代表。

在这个五十周年之际，在我们回顾联合国的创始原则和基本目标时，在我们审查它的任务，评估它的强弱之处和成就与缺陷时，我们绝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在联合国的所有努力的中心和对象是人——他或她的安全、尊严和利益，人应该在意识形态、宗教甚至国家本身之上。

随着地球的缩小——联合国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个过程——还有数十亿人在大声疾呼，要求被赋予权利，普遍尊重他们的权利和尊严。

在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我们联合国必须听取他们的呼声，这样我们才能忠实于它的任务和使命。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越南外交部长阮孟琴先生阁下发言。

阮孟琴先生(越南)(以法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以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的名义祝贺迪奥戈·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当选为大会本届会议主席。本届历史

性会议的召开正值联合国五十周年。我相信在他的领导下我们这届会议将取得成功。

我还要借此机会对他的前任阿马拉·埃西外长阁下开展的有力和有效的活动表示赞赏。我们还要赞赏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在为各国的和平、民族独立和发展的共同事业服务的过程中表现出的毅力。

大会本届会议是我们回顾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所发生的变化和联合国过去五十年成长过程的一个特殊场合。让我们从人类这五十年历史的动荡过程中确定什么已经改变，什么没有改变，什么不可能改变。只有有了一种清楚的认识，我们才能够规划迈进二十一世纪的路途，并具有建立一个能够满足我们所有人期望的联合国的信心。

二十世纪前半叶在人类的头脑中留下了对两次可怕的世界大战难以忘怀的记忆，而在本世纪后半叶，尽管发生了激烈的局部战争，例如在印度支那、朝鲜和越南发生的战争，各国得以免于遭受一场全球大灾祸的恐怖。此外，在经历了数十年无节制的军备竞赛后，世界选择了理智道路，努力争取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长期目标，尤其是在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面。

最近《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限期延长使人们产生了很大的希望。然而，紧接着进行的核试验引起了国际公众舆论的失望，所有国家，首先是核武器国家因而必须以充分负责的态度加倍努力，以在明年缔结全面禁试条约。

虽然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和核浩劫的威胁正在减弱，但对遭受种族、民族和宗教冲突以及令人不安的恐怖主义活动的许多区域和国家来说，和平与安全仍未实现，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这个棘手的情况中，应该寻求和平解决，任何方面都不得强加措施，那样可能使局势更加复杂，给波斯尼亚的多民族人民造成更多的痛苦。

过去半个世纪也可以说是各国人民争取恢复民族独立、主权和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以及在国际社会中争取利益、自由和平等的斗争历史上的一个光辉篇章。国际社会一直在非常密切地注视中东的和平进程，它欢迎最近

取得的进展。只有拿出坚定的政治意愿，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民族权利和各方的合法利益，才有可能在世界这个区域实现持久的稳定。

然而，在实际中主权和主权平等这些基本和普遍的原则继续遭到忽视或违反，这是由于国际关系不平等和不民主的结构，以及一些方面以不同的原因和各种理由对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强加意志或进行干涉。

在二十世纪末，由于人类在科学和技术以及通讯和生产方面的成就，同时也由于各国的艰苦努力，我们整个世界变得更加繁荣和活跃，物质和非物质流动与交换成倍增加，从而促进各国之间更好的相互谅解和更密切的关系。然而，鉴于存在这样一种我们不能忽视的现实，我们的良心不可能坦然，这就是人类有五分之一仍生活在赤贫之中的事实，以及最不发达国家与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之间每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巨大差距所构成的挑战。前者每年不到200美元，而后者高出前者一百多倍。此外，世界任何地方的所有国家都面临威胁着我们的经济成就和在提高生活质量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的全球性问题。

现在人类对发展、和平与安全有了一个更明确和更全面的认识。我们更好地理解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以及经济、社会和军事安全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

当今世界上另一个对每个国家和个人都具有深远意义的现实，就是国际法作用的增加，它通过多边文书和机构而制约各国并限制和协调各国的行为。鉴于使国家与国际管辖权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以及注一国边界之外执行其法律的倾向，这种作用更为关键。最近，国际舆论越来越关注的情况是：联合国制裁的执行正倾向于出于自私政治动机的惩罚或报复，违背了《宪章》最初赋予的宗旨。公众舆论也不能再不关注制裁实际上主要影响到无辜平民的生命与健康这一事实，因而无法接受不顾其效力和后果而延长制裁的情况。鉴于这种情况，国际舆论不得不抗议实行长达几十年的单方面制裁，例如对古巴的禁运问题。我们对古巴人民所经历的困难深表同情，并强烈敦促取消对古巴的禁运，并迅速和有效地执行大会有关决议。

简言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年后,世界向我们展开了一幅连续与变革、停滞与发展、分化与一体化,尤其是广阔和深入的一体化之间鲜明对照的图景,这种一体化在相互依存、区域化和全球化的趋势影响下展现在我们面前。此外,促使各国人民保持其民族传统和文化特征的巨大活力与坚定的决心,表明它们愿意不可避免的国际一体化进程内维持一些把每个国家的现在同其传统的根源联系起来的稳定和持久的东西,并表明需要阐明每个社会、每个国家和每个社区、而不仅仅是每个个人的独特性。过去50年的历史就是其中明显的证据。

在过去半个世界中,联合国通过了冷战以及冷战之后的几年中的考验而持续发展。所有会员国都承认其作为在以迅速和复杂的变化及日益增长的相互依存关系为特点的世界中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的作用。

正如我所提到的那样,联合国在和平与发展、平等与正义方面取得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成就。然而,考虑到世界上发生的变化速度与范围,必须承认联合国未能改革和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局势和时代的趋势,从而解决各国的需求。我们认为,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必须严格遵守尊重各国独立、主权和不干涉其内政的原则,并应同坚持争取和平解决同时并进。联合国应吸取其最近维持和平行动的成功和失败的教训,以便更好地履行其广大会员国赋予它的责任。显然,几星期之后在纪念联合国五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将表达世界各国人民对本组织寄予的希望。为此,我们必须把联合国变为在下一世纪促进人类共同理想与利益的有效工具。联合国处理当今世界紧迫问题时所面临的挑战,是必须坚持其《宪章》所载的进步精神,并以应有的注意力充分执行《和平纲领》和《发展纲领》,克服理想与可能性之间的差距,从而使联合国能够最充分地真正体现其会员国对其结构和组织、其议程、其任务及其行动方式的期望及在其中的利益。这要求大会发挥秘书长在本届会议开幕时所提醒我们注意的“重要作用”,即根据“大小国家……权利平等”的原则,大会被赋予我们这一全球组织的民主合法性。

副主席基迪昆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持会议。

我们同意关于联合国五十周年的宣言草案的全面宗旨,并认为尤为重要是重申尊重独立、主权和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国家管辖权和内政、和平解决争端和不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的原则。同时,不应忘记联合国在帮助各国行使自决和发展权利方面所发挥并应继续发挥的积极作用。宣言不应不涉及两个主题。其一是安全理事会的运作需要更有效、更具代表性和更透明,其二是需要有足够的资源来使联合国能够充分完成其任务。越南承认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明白事实,即谁贡献多就应享受更多的权利。但反过来,谁拥有更多的权利就需要表现出更大的责任感。因此,最富有的国家应通过充分和及时履行其财政义务来树立一个榜样,这在此刻对本组织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们尤其同意宣言草案强调贫穷给地球上数十亿人民带来灾难,以及人是整个发展进程的中心。这只是一些初步的看法。

在这一发生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的世界中,整个亚太地区,尤其是东南亚正进入一个充满深刻变化以及对和平合作与积极发展的巨大希望的新时代。最引人注意的是整个地区旨在建立一个有利于该地区各国及整个区域发展的和平与稳定环境的共同意识和努力。作为充满活力的该区域的一个国家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成员,越南将为这些共同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越南今年7月正式加入东盟。老挝和柬埔寨作为观察员参与、以及缅甸加入《巴厘条约》为整个地区进一步加强合作和东盟发展成为该地区所有10国的联盟开辟了前景。这些都是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东南亚的基础和组成部分。东盟国家最近同其他有关国家举行了第二次东盟区域论坛,出席论坛的国家一致同意采取适当措施并在近期内为巩固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加强建立信任措施,以此促进各方之间的平等合作。

在出现总的有利趋势的同时,这一地区还可能不存在不稳定因素。在东海的争端和其他最新事态仍然是该地区内外国家关切的原因。在此问题上,我们愿再次重申我们的立场,即:东海的争端应当根据东盟1992年通过的《马尼拉宣言》所载和经东盟最近在文莱召开的部长级会议确认的原则和遵照国际法、特别是1994年底生效的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和平谈判加以解决。在根本、永久解决这些争端之前,有关各方都应维持现状,

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使局势复杂化、特别是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的行动。

对越南来说,1995年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年。在同国际社会一道筹备纪念联合国五十周年时,我国人民正在庄严庆祝几个重大事件,特别是宣布独立五十周年。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我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而经受了巨大的人类牺牲和物质损失。为了我国的重建和发展,我们经受了无数的考验和磨难,承受了长期激烈战争带来的极其沉重的后果。由于举国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始终不渝,已进入第十个年头的改革和重建进程已取得重大的初步成效,从而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即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我国经济近年来持续发展,平均年增长率达8.2%,出口每年增长20%,外来投资每年增长40%。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经济发展日益同社会和文化发展联系起来。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平等、文明社会的强大、繁荣的越南。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我们还进行了政治改革,以建立法制管理下和为人民所有、为人民所建、和为人民谋利的国家。在我国1992年宪法的基础上,我们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法令,以便更彻底确保所有公民的权利和利益,并为治理国家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这些全面的成就是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可靠保证,并为未来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进行改革的同时,越南始终如一地奉行具有广泛公开性的外交政策,其主旨是使对外关系多方位、多边化,以便造就有利于建设和保卫国家的稳定的环境和外部条件,提高越南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为实施这一政策,越南与近16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包括世界所有大国和主要经济和政治中心。越南加入东盟成为正式成员,同欧洲联盟签署合作协定、以及与美国恢复关系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都发生在今年7月。这不是偶合,而是奉行新精神鼓舞下的外交政策的整个进程的一个结果。越南愿本着这种新精神与国际社会中所有国家为友,致力于和平、民族独立和发展。这雄辩地证明了我国外交政策的正确性、符合我们时代的潮流。

越南在扩大与所有国家关系的同时,还在努力始终如一地改善和增进与国际组织、包括国际金融和财政机构

的关系,并准备参加区域和全球合作组织。在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关系正常化和参加东盟自由贸易区之后,越南目前正式积极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加入亚太经济合作论坛和世界贸易组织。越南继续同联合国和联合国系统的专门机构保持密切和有效的合作。

外交政策的成就给越南带来了新的推动力: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迫切问题和为国际社会实现和平、民族独立、友谊、国家间合作和发展的共同事业作出显著贡献出发,加快区域和全球一体化进程并更有效地参加全球性论坛和机构。

今天和在未来几周里,在世界各地,全世界人民不分语言、种族和文化,都在注视着这个大会堂,在这里,在这一历史时刻,185国的代表集聚一堂,纪念联合国走过的半个世纪,殷切地希望并期待联合国真正进入一个新时代,在这一新时代里,联合国的座右铭“联合起来共建一个更美好世界”将成为现实。我们下决心准备共同踏上通往二十一世纪的路程,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崇高宗旨,建设一个更美好世界,建立起一个符合当代人殷切希望、并为后代人奠定坚实基础的更公平、更合理的世界秩序。没有什么保证能比我们这种决心更让我们感到珍贵、也没有什么承诺能比我们这种决心更庄重。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现在我请下位发言者、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外交部长阿尔弗雷德·塞雷奇先生阁下讲话。

塞雷奇先生(阿尔巴尼亚)(以英语发言):我特别高兴地祝贺葡萄牙的迪奥哥·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当选为大会第五十届会议的主席。我要借此机会向他表示我们对这次重要会议讨论获得成功的最良好祝愿,我还要向他保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将给予充分的合作。

我还要祝贺多阿马拉尔先生的前任阿马拉·埃西先生极为出色地主持了大会上届会议的工作。

我要向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表达我们对他为更有效地引导本组织所作出的不懈努力的最高敬意。

我要最热烈地祝贺帕劳共和国成为联合国最新的会员国。

自从1992年3月与共产主义制度最后决裂以来,阿尔巴尼亚在其民主进程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今天,阿尔巴尼亚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是建立和加强政治多元化、法治、尊重普遍人权特别是少数的人权以及实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我国一直致力于得到一整套新的法律的支持的迅速的经济改革,而且也已取得切实的深入改革的成效。

当然,改革不是没有痛苦的。在这一方面,我国政府特别重视改善最容易受到经济改革的不利影响的一些社会群体的生活条件。我愿借此机会代表阿尔巴尼亚政府感谢各捐助国、来自欧洲的会员国、美国、伊斯兰会议组织国家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感谢它们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的宝贵援助。

阿尔巴尼亚致力于消除致命的长期孤立造成的后果,为此正可信地执行一项开放性政策,并坚定地遵循政府在其工作计划中所制定的重要目标之一,即使国家与欧洲结为一体,这也意味着要建立一个西方式的社会,遵循西方式的体制并积极参与欧洲生活。

我们希望,我们同欧洲联盟正在不断扩大的合作能使我们在适当的时候就欧洲协议举行谈判并缔结协议,这一进程得到了所有政党和各阶层人民的支持。为了实现全面的一体化,我们特别重视同欧洲—大西洋体系的合作,首先是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合作。阿尔巴尼亚是该地区第一个正式请求加入北约的国家,而且正积极地参与和平伙伴关系内的合作。本着密切合作的精神,阿尔巴尼亚向北约提供了用于行动的设施,并将在今后继续提供,这是因为阿尔巴尼亚深信这有利于巴尔干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为此目的,也是为了以实际的方式证明对和平与安全的承诺,阿尔巴尼亚已经成立了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以及人道主义行动的第一支部队,并将很快将部队交付联合国指挥。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的悲剧是贝尔格莱德图谋建立“大塞尔维亚”所造成的。激起贝尔格莱德这种野心的是国家沙文主义哲学、“种族清洗”政策以及对边境的强行改变。波黑人民的悲剧是眼前集中在前南斯拉夫的巴尔干危机的核心问题。现在找出问题波黑危机的原因和凶手为协助巴尔干以及整个国际社会较为容易现实地评估在前南斯拉夫所有领土上局势,并寻找适宜的办法予以解决。

事实上,国际社会及其主要成员一直参与了力图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的各个阶段的努力。但不幸的是,必须承认,迄今尽管采取了行动,但这些行动并非总是前后一贯的。正因如此,长期以来,效率十分不如人意。

联合国和前南斯拉夫国际会议通过的许多决议,接触小组的活动以及拟议的各种计划迄今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然而我们认为,向无辜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理应受到特别赞扬。同时还应向在执行任务中殉职的军人、官员、外交官以及新闻记者表示特别的敬意。

在最近局势出现新的发展以后,现在看来,危机地区已出现了更趋平稳的政治和军事局势,这给危机的解决提供了真正的可能性。然而,局势仍然非常复杂,仍然存在冲突扩大到其它地区的危险——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看法。面对以上局势,我们赞赏地看到,在美洲国家组织的倡议下,国际社会正在审查在这地区冲突上的立场,包括坚持要求彻底执行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通过的安全理事会决议。这些决议规定继续对波斯尼亚塞族人和塞尔维亚与黑山进行制裁;同时加强在必要时以北约军事干预为后盾的外交活动。

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深切地关注在科索沃的严峻局势。在科索沃举行的塞尔维亚军事和警察制度剥夺了这一前南斯拉夫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邦组成部分享有的自主权,而且对当地的阿尔巴尼亚人继续进行普遍的恐怖活动。在科索沃的每一个地方每天都可看到塞尔维亚警察的暴行。塞尔维亚人对阿尔巴尼亚人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和行动引发了数十万计的阿尔巴尼亚人被迫出走。其中主要是青年人,逃往世界各国。这种有组织的恐怖活动

包括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进行的无休止的屠杀、抢劫以及预谋的政治审判。

似乎这种极端紧张和爆炸性的局势还不够，贝尔格莱德当局现在将来自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的塞族难民作为殖民者送往科索沃。这一对在塞尔维亚难民实行人道主义的幌子下进行的严重挑衅事实上是贝尔格莱德当局在阿尔巴尼亚居民占95%的科索沃实行“种族清洗”以及强行改变科索沃人口的民族构成的老计划的一部分。

贝尔格莱德为实现“大塞尔维亚”图谋的行动所造成的结果已是人所共知，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克罗地亚发生的事情国际社会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呼吁国际社会以及有关的人道主义组织不要上贝尔格莱德图谋的当，而且不要帮助贝尔格莱德当局在科索沃安置塞尔维亚难民，因为这已经不属于简单的人道主义行动了。

我们还呼吁国际社会不要忽略极为重要的科索沃问题。贝尔格莱德当局已明确地向大会第49/204号决议、日内瓦人权委员会各项决议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关于科索沃的各项决定提出挑战。如果不向塞族施加国际压力，使其不在科索沃推行对抗政策，不久之后就会发生另一场其后果难以预料的灾难。但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通过和平抵抗至今以奇迹般地躲过了这场灾难，但立即出现的问题是：他们能这样做多久呢？

阿尔巴尼亚共和国认为联合国、各大国和北约组织应该能够预料到、并采取足够措施防止在科索沃发生冲突：使该领土非军事化；保护那里阿尔巴尼亚人的人权和民族权利；制止种族清洗和塞族殖民化；重新开放科索沃的各机构；在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和塞族人之间、以及在普里什廷那和贝尔格莱德之间创造对话气氛；开始并继续有第三方在场的对话。

阿尔巴尼亚认为并坚持要求，将科索沃问题纳入讨论和解决前南斯拉夫问题的议程。同时，应把彻底和永久解决科索沃问题作为解除对塞尔维亚和黑山制裁的严格条件。在科索沃要处理和解决的问题不止一个；这些问题都需要得到适当处理，不可忽视。今天我们看到在解决波斯尼亚各实体的宪法地位方面取得了进展，我们希望这将是公正与公平的，并将使所有各方都感到满意，同时我们有理由希望并相信国际社会将沿着正确的方向来解决科索

沃问题。世界认为我们这样做是尊重《宪章》的基本原则之一，尤其是尊重各国人民的自决权利，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使用双重标准毫无疑问会造成今后的冲突。

为了使巴尔干成为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地区，必须制止战争、把波斯尼亚悲剧的原凶送上法庭和惩罚他们、使有过多军队的国家和地区非军事化、重建战争破坏的一切、解决科索沃问题以及使已经冻结的双边关系解冻。所有国家的内部民主化、如共和国总统萨利·伯利沙多次所说的那样建立阿尔巴尼亚人在巴尔干生活的民主空间，这些是对国际上为促进巴尔干和平与稳定所采取任何主动行动的最积极的响应。此外，过渡到巴尔干内部和欧洲—巴尔干合作的广泛方案也是促进巴尔干发展并使其融入发达的文明欧洲的绝对必要条件。

在即将到来的12月，阿尔巴尼亚将庆祝它参加联合国四十周年。这四十年来阿尔巴尼亚共和国表现出它恪守《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在这个区域经历深刻而复杂的危机时，阿尔巴尼亚证明它是和平与稳定的因素。阿尔巴尼亚从未在国家间挑起冲突和紧张关系，并多次重申它坚决反对强行改变国际上承认的疆界。这首先表现在它对邻国的政策上。

我高兴地宣布，与希腊的双边关系在去年出现一段紧张时期后现又得到改善。阿尔巴尼亚一向赞成的对话与诚意占了主导，今天两国正在相互有利的领域扩大、加深和加速合作的方向采取具体步骤。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高兴地看到国际社会普遍承认过去三年来在阿尔巴尼亚境内的希腊少数民族的权利有很大改善。阿尔巴尼亚政府一向表现出愿意确保充分尊重包括希腊少数民族在内的所有公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并决心这样做。我们始终认为阿尔巴尼亚境内的希腊少数民族是友谊的桥梁，我们高兴地看到这并不只是我们这样认为。这些权利的实现来自我们的政治意愿，源于阿尔巴尼亚社会的本质，因此不应该有任何政治理由会阻碍这样做。

关于以自己的母语受教育的权力问题，除了我国政府为实施国际标准以及履行其在诸如《哥本哈根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所作的国际承诺外，几个月前生效的关于教育的立法，特别是关于私立学校的法律，已解决了这个问题。

阿尔巴尼亚与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有着良好关系,并支持该共和国全面加入各国际机构。不过我们鼓励它采取具体步骤来改善那里阿尔巴尼亚人的处境,并确保尊重他们的人权和民族权利,包括以母语受教育的权利。这尤其是因为我们相信所有民族公民间的平等将导致该国的一体化,而这种一体化有利于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的所有公民,有利于该区域的稳定。

阿尔巴尼亚对其与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关系也不带有任何偏见。但应该说,这种关系的改善取决于是否停止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暴力和镇压。尽管意大利在大海彼岸,我国过去认为、现在也认为意大利对双边关系以及对巴尔干和地中海的发展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邻国。我们与该国的关系建立在古老的传统上,并在所有领域都取得非常积极的发展。

阿尔巴尼亚极为重视为改革安全理事会进行的工作。阿尔巴尼亚自参加本组织来的四十年中从未在安全理事会工作过,除了最近在东欧新成立的国家外,这在东欧集团中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相信如果会员国让阿尔巴尼亚第一次有机会在安全理事会有席位,将鼓励和支持小国家积极参与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多边合作的诚意,并将表明用不了多久我们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富有成效的讨论就将得以实施。请相信,将阿尔巴尼亚选入安全理事会也将是对巴尔干动荡区域的和平与安全的贡献。

最后,我谨表示阿尔巴尼亚支持联合国,并希望加强本组织及其在保障世界和平以及促进和支持民主、发展和福利方面的作用。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们听取了这次会议一般性辩论名单上最后一位发言人的发言。有一位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发言。

我谨提醒各位,根据大会第34/401号决议,行使答辩权的发言以10分钟为限,并应由代表团在各自的席位上发言。

我现在请法国代表发言。

拉德苏先生(以法语发言):若干代表团已经谈到核试验问题,其中一个的发言特别不能接受,甚至不友好。这

些发言需要法国代表团回顾事实,并且把法国进行的这次最后一系列试验放在全面最终停止核试验的适当背景中。

必须正确地看待现在正在进行的试验方案——这是最后了结。这些试验次数最多不超过八次,并将在1996年5月底以前结束。

我国的主要目标是在1996年实现一项真正有意义的禁试条约——一项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和其他核爆炸的条约。这是这样一份条约的范围内的一个重大问题,而且大会知道,1995年8月10日,法国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宣布,它赞同这一目标和这一提法。

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选择。我重复,如果根据大会有关决议中所设想的条件签署一份禁试条约,法国今后将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和其他任何核爆炸。这是选择零点方案,这一选择将使签署全面禁试条约具有充分意义。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和使谈判顺利完成,法国有义务在1996年5月底之前短时间内,确保本国武器今后的可靠与安全。法国有义务独立掌握模拟技术。

这项完成试验的方案使法国能够对禁试条约提出最令人满意和最严格的选择方案。

对法国的攻击,有些是没有根据的、不公正的、恶意的。事实上,这项试验方案对环境没有负面影响。著名国际科学家已经表明——最近又再次表明——我国的试验是无害的。而且,这项方案符合法律和法国所承担的义务。实行最大克制不等于禁止,而且我们从来没有排除完成这一系列试验。

我顺便指出,一个今天自称是我国在太平洋的邻国的国家,事实上距离法属波利尼西亚的距离比纽约到巴黎还远。

最后,我国代表团愿回顾,就我而言,法国仍然愿意同所有国家进行对话与合作,包括太平洋地区国家和所有其他国家。

下午5时55分续会